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百二十  
二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四濟

## 李

### 李浩

宋史列傳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推進士第時秦熿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全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軍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諫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喬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輿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今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檣欲引之以共構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負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寺文。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二十二

一

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浩來矣未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缺夫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頗忌畏縮反覆數十言傾倒整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揀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夫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黜徙之迄無事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蒙氏鄭憲以貨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奸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婁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本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衆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頓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沃質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宥鄭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刻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奸下有司窮覓戶部欲就夫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患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

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得刑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其張皇顧成。抑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切。日與大臣脩治。且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浩。浩與辨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賈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謀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道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燬水柵。聽大府約束。治廣二平。召選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身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使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問誕謾謂誰。浩具以實對。上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侍郎。

永樂大典卷萬四百三二

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非弗納。於是相與謀。誅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強狠之資。挾奸諛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下變路開。命浩以秘閣脩撰。龍其行。雙有羈縻州曰恩州。世襲為守。州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人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憾。遂得享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脩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謂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曰。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猶繁。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臨川志。李浩字以文。名。晚喜性理。與復齋先生相善。言論互發。象山先生。每以古人尊之。其葬也。南軒以古遺直銘其墓。子庸字仲欽。幼嗜學。嘗讀史至吳子何者。氣揚揚曰。以富貴驕人。妻子亦笑之。侍郎嘉其識。領省試。別頭。皆第一。登淳熙八年第。授潭

永樂大典

州司戶攝理掾獄有疑輒平反再調江西運司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不受當路因舉廉吏公笑曰此足為廉耶監文思院中門兩易衡州教授士多嚮慕齋舍無所吝則嗣武侯祠以居之其講明以辨義利為先卒年六十二孫復登嘉定元年第宋張南軒集吏部侍郎李公墓銘 淳熙三年九月庚戌秘閣脩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使臨川李公以疾沒于州治之正寢五年其孤肇以同郡曾李親所狀公行義來請銘某平時蓋欽公之為人且在廣右與公相望僅再歲接公行事為詳既不克終辭力叙而銘之公諱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家居建昌人其徙臨川方再世曾祖之遇祖既皆不仕考彥以公贈朝奉大夫公自幼入鄉校新然異常兒未冠有文名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歲秦禧秩宰相予以魁多士同年多往見之武拉公行殺然卒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以歸連丁內外艱中間為襄陽府觀察推官僅踰年及免先大夫喪調金州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實二十七年之冬時秦檜蓋死矣明年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改初令所刑定官論者爭言秦檜時事無巨細一切更改公白宰相執政蚩尤五兵李斯篆隸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檜在時公義不為之屈及其身沒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心平實直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

永樂大典卷萬曆年二

三

簿尋兼光祿丞輪對首陳無逸之升且論宿衛大將恩寵太過嬰兒過飽恐非其福太上皇感其言宿將旋就第自檜扼塞言路士風浸衰及太上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默至是百官轉對公與五十朋馮方查齋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為五賢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安于朝請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之歲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為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入矣時忠獻張公督師江淮而宰相有異議者從中多所沮抑公引張仲孝友之詩及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德象等故事已戒諭朝廷同寅共濟俄兼權吏部郎官御史尹穡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為思退所知欲拔引共擠忠獻於是為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播皆不樂踰歲始正除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其後宰相召同為郎者四人欲有所進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明日同舍皆遷公如故其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于冊數上或見之王亦愛重公它日公稱外累年以躡王聞之欣然謂僚屬曰李直講來矣蓋公之誠意有以感動也為郎踰年會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公歎曰上憂勞求言此豈可失也即日奏疏指論近密且併及宰執奉行臺諫迎合百執事

#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二二

顧忌畏縮之罪。反復數千言。近世論事。傾倒剴切。未有其比。聞者皆縮頭。上優容。曾不以為忤。而執事者忌之。甚旬外。捕得台州。州有練中某軍。五百人。朝廷置訓練官。統之。其人貪殘。夫衆心不道者。乘間謀作亂。露刃立堂下。公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色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徒之。迄無事。公倉卒應變。坐折姦。胡聞者。益歎儒者。誠有用於世也。天子以為能。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得。公募其徒。自縛以贖罪。即得其渠魁。未幾召還。復為故所居官。初公在台。有豪民。鄰憲以貨給事。於權貴人之門。為一郡害。會姦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徙其妻子。至是。權貴人教其家訟。寃公。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構公。公日宰執將進。呈文書。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劉珙。越次奏。李某為郡。疾惡大過。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視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耶。珙曰。士氣不振久矣。若更沮李某。是終不復可振矣。上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而大理觀望。權貴人猶欲還其所沒貨。併以為台州議刑。大重。上親批其後。曰。台州所斷。委得允當。鄰憲家貨。永不給還。流徙如故。公乃安。明年遷司農少卿。時朝廷和釋米凡八萬石。而董事者有所憑恃。賂權濕惡。以欺沒官錢。戶部不支吉。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聽。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二

四

戶部以支為盤。公力爭曰。是非任意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議。會大理奏。詰它獄。上怒。顧輔臣曰。練寺官當得剛正。如李某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易李某。遂除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敕令故事。寺獄空。上表賀。公獨不奏。先是。公在司農時。嘗因面對。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接待使。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且併謂近日措置邊事。甚為張皇。一時誕謾之徒。言虜勢乘弱。踊躍自奮。甚者故為刺。攘以挑境外。此何益。徒有害。願戒將吏。嚴禁防。無遠近。切無規小利。日與大臣脩明治具。固結人心。持重安靜。以待虜。公之意。以謂主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執事者所當奉承。講究為務。實經久之計。以卒成聖志。廷臣中誕謾者。但為欲速之說。而其苟且者。又欲一切不為。適足以害遠謀。玩歲月。故再三條陳。營田便利。以為是恢復根本之策。在今日所當汲汲而為之也。上每改容嘉納。宰相方議遣浩。使公與辨。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公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實文。聞知靜江府。至嘗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命下之日。尚書郎有人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顧之曰。如廣西朕已得人矣。李某也。又諭大臣曰。李某營田議甚可行。而大臣莫有應者。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壘渠。道消運且溉田甚廣。近歲頗堙塞。公命疏。

治之民賴其利立石以紀邑管所隸羈縻安平州其首恃險去橫聚兵謀  
 為邊患公遣軍使問心見誠諭以禍福引赦使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撤  
 水柵受約束前帥建議於宜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議下經略  
 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馬之議若行其為廣西生事致釁有  
 不可勝言者非公言之力朝廷亦未悉其利害如此也朝廷又令市象于  
 交趾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司竟往市交趾遂因此軋以入貢所過為擾  
 人始服公之明治廣二平召選人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  
 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陛下所責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措者名器  
 而使俸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未免有險  
 諛之徒下情當盡而未免有擁蔽之患期以兼節而偷懦者得以苟容責  
 以實效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嘉納之且詢所謂誕謾之人公以實對翌  
 日謂宰相曰李某直諫遂推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據者又  
 附之同升者從臣中又有為之役者公之連朝已甚側目且巧為語以鈎  
 致公皆屬已辭以拒之於是相與謀使言者論公以謂實之近列必變亂  
 黑白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明年夏夔州路以缺  
 帥聞上顧念公乃除秘閣脩其行部有恩州亦羈縻也其守田氏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五十一

五

與其猶子為戚者不協且起兵才五公親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歃血  
 家廟盡釋前憾遣以安妥蓋與廣西安平州一律公之為謀大抵欲以誠  
 意銷患於未然也在鎮踰年以病請祠改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命未  
 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朝奉大夫監司奏公盡瘁其職以元  
 持贈集英殿脩撰公之葬在撫州金溪縣歸請鄉靈谷山之原娶饒氏封  
 宜人後公八月而卒子男四人輩脩職郎潭州司理參軍蕭迪功郎潭州  
 益陽縣主簿蔚持仕郎遵未仕女六人長適承議郎知袁州萍鄉縣事王  
 謙次適降授迪功郎前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曾構次適鄉貢進士姚彬  
 餘未嫁孫四人孫女三人有文集奏議王府講議箴于家公少時力學為  
 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其仕于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見政有缺失用  
 人有儉佞忠憤感激所言多切至生平不事表襮未嘗勉強色詞故不知  
 者多以為傲或以是譖公上曰斯人無它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也小  
 人憚之謀所以害公者無所不至獨賴上終始照見保全之其為郡奉法  
 循理律已甚嚴自嶺右歸裝無南物視其奉養自為布衣至侍僕未嘗有  
 異風望整整人不敢干以私然亦為是悅公者少不悅者衆及聞其死則  
 識與不識皆歎惜曰奈何失一正人蓋其天資質實不徇於外而涵養渾



書無不讀，有易傳、春秋辨例、雜著三十卷、詩五卷、詩話二卷、號鳳山先生、族子觀，以詩禮名家，有擁萬堂。

### 李衡

宋史列傳，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任至侍御史，蘇州志

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鼓朴迎合，投劾于府，拂水而歸。蘇州志：二十三年，除山陰丞，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辨，因任歷四年，獄中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入矣。官沿江者多送其擊，衡獨守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竄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神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詔入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臺台三州，惟婆密滋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詔其奏，除秘閣脩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事移時，政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事，中莫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單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一

七

制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言者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為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明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沃沐浴冠帶，儼然而遊，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選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論見沈作有下蘇州府志。衡歸崑山，圓明墅，墅日與門人講解經義，娓娓無倦。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自號樂菴叟，學者稱焉。樂菴先生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衡宣和間入太學，同舍生洛人趙孝孫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詞章，所以學聖賢耳，不可有絲毫偽孝孫之父，賴子實師程叔子。衡心佩其訓，故雖博涉群書，而以論語為主。本講學明道樂於教人，自中年後，絕欲清脣，唯二蒼頭給事臨沃沐浴冠帶，作手書數十，留別親舊，仍戒其子，使周急，鮮孤，不得飯僧奉佛，復問天邑何時，答以月明儼然而遊，周必大聞之曰：此身平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又曰：彥平非選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聞道乎。所著書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揲要、樂菴文集。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二二

總若干卷行於世餘同本傳揚州府志李衡字序平勤學有司幹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乾道中出知婺州召為司封員外郎兼司勳郎中出知台州以循良著稱帝嘉之入為御史樞密院檢詳謝事除秘閣脩撰致仕起為御史同知貢舉榜中傅士多英傑時論稱其明允遷起居郎無何復出守後卒于家子應祥起宗登進士第玉舉志字衡字序平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登紹興進士第為溧陽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罪者刻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餘事除知温州未行權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中遷檢詳俄引年掛冠築庵園明村自號樂菴年餘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貢舉因上疏論張說不當居樞亮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後上請老之章時莊治作四賢詩以美之四賢者周必大莫濟王希呂及衡也衡道學精明且樂於教人初自淮來吳萬頃先祖實相從遊同居崑山授以莊子一卷寓樂菴時朝夕講說和寒山拾得詩一冊行書整整皆達理悟性之語蓋衡絕欲新修自中年後惟一蒼頭給事故年幾八十視聽不棄而理性益明一夕作手書數十紙適別親友且戒其子毋侍隨俗作佛事有樂菴語錄一集行於世和寒山拾得詩萬頃今藏于家子應祥起宗日登第孫潛淳祐奏名樂菴先生遺事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二

八

先生云吾年未六十已絕欲至六一三歲先妻王氏亡諸子哀號至不忍聽吾意極亡聊不能解釋私自凡曰學道四十年今日憂患反不能挑遣何耶因讀揚子雲見善明用心剛之語乃大喜曰苟用心不剛不免為境所轉然不礙我正見吾今胃中固已了然所恨者力未至耳自是日夕窮究性命死生之理晚年亦覺有進憂樂禍福不復動心矣先生年幾八十神彩煥然每對賓客議論超偉僕一見之必曰先生精神如此福祿必未艾先生曰不然吾根本稍固精神自然發見如此縱饒明日死今日精神也只如此未遑前一日其姊入諭之喜曰精神若是亦何慮耶先生笑曰平生學道正欲凝神以觀化耳翌日捐館先生母見貧困不能為生者則與之錢粟又嘗持不殺戒曰此非所以為仁也但要熱一念耳先生母見有精於藝術者則慨然曰無乃謬用其心苟移此心而學道何所不至先生所至受徒教人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有得或曰李先生教學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曰此真知我者太宗欲相趙普或諧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宰相之又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不得見

及其終發篋以視乃論語一部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又須行之先生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脩惟二蒼頭侍側奉養極淡薄居南未未久以言不得用掛其冠而歸於崑山南六里架屋數間種二畝蔬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語孟子讀之朝暮不少想嘗語人曰吾讀後世書耳每生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寂寂不休聚書萬卷圖書滿室每閱以寓意而已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視如師友每言吾杖老得官身歷清要竭米此非且四十年有田可耕有廬可居年垂八十幸無疾疢分已過矣即死無憾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即權扁舟往樂菴一榻條然絕無人聲時諸弟視旁先生與之言曰脩竹滿前對此待盡有何不可每旦入問安否先生曰吾略無所苦遂舉兩臂示之曰沒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子因以求鴉羹吾亦侍觀化一地時女兄亦來問疾先生曰其將死老婦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生處便是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恁地理會得又那得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為手簡編別親舊又以錢米分惠貧者無一遺忘已而作遺訓示諸子曰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蚤雖困於百罹晚僅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復留雖一念不生本無去來而四大及一終歸腐敗曠日以後當付囑者今具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三十二

九

畫一詞宗輩各仰遵守。此間上水淺因循不曾辨得直撥慢試圖之以小為貴僅能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冠裳亦無用只載一摺藉背可也一汝祖父母安厝皆有棺無柩只以磚砌覆之石版足矣七七或百日內不須選日便埋了就家中供養一親識朋贈休例收留第經錢與折祭之類一文以上不可受一僧道禮數雖經疏亦不可受若欲靈前持諷則又大不可但以此示之一應于錢米支收文字在櫥櫃中今歲田產可使五分分撥以一分抄上周急薄逐年輪一兄弟掌管給施取吾薄上意旨刻石菴中今項捲管置厝收支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以作營運運之歲月何有不辦如此等孤遺皆當賑卹一吾既往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儉由禮可也若齋一負僧念一聲佛非吾子孫此意是真報佛是供養上士聞之當不復疑中下驚怪非所恤也右六事皆吾治命不得違戾吾平生性命德道之學治亂安危之策不獨載之空言亦粗見之行事今既永訣宜容緘默戲說偈曰草木隨身得自由應緣已畢復何求嗚然來往等孤孺影落寒潭速不留書記且語諸子曰吾本欲便往為天蒸不臭姑少留以俟月上汝輩候吾死即歛歛已方便家人知不欲死婦人乎也切不可用庸巫課陰陽諸子聞其言遂微泣先生曰吾死汝輩何憾為用

哭平生與爾說商甚麼。諸子應之曰：死生之理固自曉然。但父子天屬，情不能自遺。先生曰：若是為父子後哭，繞爾三十柱杖。及夜沐浴，遂冠櫛起坐，精神自若。了無火伴，意至二鼓，倏然而逝。時六月二十三日也。諸子悲但化，不教遷哭。家人女奴，絕未有至者。惟諸子及二蒼頭在旁。是夕風月清美，如陽春高秋。天宇湛然，萬籟沉寂，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逝，決非與萬物同盡者。先是嘗語監征王琛曰：吾何漏子已。有頃，故處矣。豈非先知者耶。先生平日劇談道學，每語諸公，看我臘月三十日，好好做箇散場。聞者憮然。至是乃相與歎服。右先祖左史祕撰李公語錄，皆刊于家塾。自後諸父淪亡，散夫不全。近雖登載典刑，錄行於世，但略而未詳。潛再從補緝，鉅梓以廣其傳。

### 李彥穎

宋史列傳。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能超吏，但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清冰，豪飲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貨具彥穎爭之，冰怒，戒吏鍛鍊，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耻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孫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乞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五十一

十

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椿附。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感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然，而樞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樞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樞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皆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衡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兼皇太子奉天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萬單，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悻。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遂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矣。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官條，以為詹事於東宮，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筓，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平驟躡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激激，宜擇為實，履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

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惟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  
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語。豈以言  
多沽激厭之耶。比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况其他乎。陰沴之興。未  
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訕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  
獲罪之由。以為戒。今潛蹤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  
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寨  
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馬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汴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議久不  
決。彥穎曰。酒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頌之行。不但無  
益。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倂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  
國體。日封使。上侵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為  
中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戒。  
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今  
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  
邊備邪。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令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  
州縣訓練。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大獲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二十一

十一

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  
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搗師降首。發左藏封格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  
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格。陛下有意恢復。  
苟用之不節。徒咎他日。妄費夫封格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  
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從舉  
洞霄宮。後參知政事。病。歲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孟享禮  
繁。特免卿諫官。論其子殿人。至元奉祠。錫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指屬縣  
稅十三萬三千緡。後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  
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淡約。食纔米數合。室無雜。蕭然。永日  
與州縣了不相聞。竟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  
排趙汝愚。善穎一空。公論醒之。未周。益公大全集。李秀叔。奉政書。某伏  
承公劄諭。及鄭康孫事。謹悉。上既覽奏。即令改充。閩中路銓。此關弄印。頗  
久。今茲親權。蓋重宗上之薦也。下政劉光卿。雖將家。未知能稱職否。向蒙  
諭及。竊免舊次三省。奉裁減。萬餘緡。自有堂帖。所以不敢別具。後併允鈞  
烟。又某竊以孟春之月。風作峭寒。共惟某官。綠野雍容。人神交相。鈞候  
動止。萬福。某尸素無補。日切汗顏。侍拜悠逸。更深傾仰。仰新妙。當真粹以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三二

對趣召某大遠英頓懷思不忘曲荷謙光時賜書教每一長讀輒樹快悃日不能自已蓋道德之隆詞翰之盛有以服小人之心者如此非勉強而然也某恭審以大學士之稱榮使於館輔且其數近世宜借消日而拜絲綸楷紳莫不欣服尚稽馳慶首辱華紙感悚交深尺紙莫究萬一尚乞鈞照某密贈行馬無由往奉杖履遙想功成名遂燕處晏然起居惟適之安至享無窮之樂回視某輩雄心為智憂讓畏讓憐憫度日者其勢逸蓋相萬也因書自致不覺切悃 蔡字秀叔奉政文 嗚呼惟公學富百家才高一世躬蘊賢德仕逢盛際禁路政途獻納都俞垂相而去掛冠自娛請即鼎貴宸眷狎至十年家居五福具備憶在辛卯公郎鈺曹間嘗告予我參切切有容至門云奉大政名光氏李驟與我競徑主我席反謂我宿矣爭而寤非想非因予笑謂公公豈奉發曾幾何時果與夢合不寧仕官有子而賢俱登甲科同舉相先予踰八十壽後一揆公逸彼勞時不同耳推舊執政再來幸還公還中書予恭差有西樞閣長嘗密公遜上非無意公則有命今公水歸老病不文遣寄其勝畧叙平生

李繫

宋史列傳李繫字清叔崇慶府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使出義倉穀錢以錢代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三二

十三

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一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益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劾外和權在州者獨多繫嘗匹馬行什百問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飢者和權病之也泣數行下繫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行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雜軍糧名馬和權實科雜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繫相度以聞繫奏諸州歲雜六十萬石若從官雜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雜為官雜責賦賦時不使虧毫忽之償出納抵量勿務取主徹之贏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乃實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繫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雜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聞起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雜始知有土之樂會歲大檢米價頗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渠洋間繪繫像祠之范成大釋疏言關外多熟倍於常年實由罷雜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雜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權繫守大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雜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繫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繫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繫也上意方嚮用而繫

亦欲奏蠲鹽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紫能。官致仕。恩外。持與遺表。澤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紫率蜀山。校成都。滑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檢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廢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後紫總餉事。挺總奏軍食。稱惡。孝宗以問紫。紫誠其謀。以進挺之妾。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紫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批漢集一百卷。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到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快獲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室。皆諫侂胄。以輕兵。召紫之失。及其次。意用師命。紫適草詔不從。而紫獨當筆。馬何其所見。後先外。連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造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劇主。又憂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紫有可尚焉。李紫所至。能舉荒政。觸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元一統志。李紫字清叔。宋淳熙中。為四川總領。舊制軍糧六十萬。以等第均科。名曰和糴。空實強取已五十餘年。民甚苦之。淳熙四年。紫欲官自為糴。增糴本錢百餘萬。緡道駢排。於不傷經費。而用度足。黃裳作能糴行。以誌空事。志云。淳熙四年。李紫奏罷。乞官自置。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二十一

十三

場。不驅催。不取贏。民自樂量日。上大歡悅。不魏鶴山大全集。朝奉大夫。大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紫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自中興多故。師不解甲者十有四年。指權宜一切之征。為經常不易之費。百年間。士大夫由之。不知視為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吮利。說取陰奉者。此皆無以謀為。或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而不能慮。終知救。不水厥德。什亦二三。或母問弗克。惟既厥心。寬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此什不一焉。若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而問辨逆後。如父詔子承。友疑師誨。誠意實德。爛然簡冊。則信所謂干莠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切見四川總領財賦所藏支軍糧。為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田租稅。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稅斛者。凡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產之薄厚。而制其數。馬石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戶。既於貨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二等戶。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姑遺責可耳。請下總領所。編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詔范成大。同李紫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謂今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石。教上三等戶。三十六萬石。教下二等戶。若

官司自糶下戶之所糶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俟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期。永除五十年之病。或未知君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米。若從官糶。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覈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為陛下畢誠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不須朝廷降度僧牒。不用宣司椿積錢。不動總所歲計。自可變科糶為官糶。青賤視時。不虧毫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不乏食。民不加賦。敢徵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謂自古軍糧。必隨地產。今利閩興洋與關外四州。米麥之產。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宜。以充軍食。二謂州縣分掌糶本官。侵欺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謂措置糶買官。俾自舉。碎曰。五負四請。依已出命。免收頭子勒令錢。五請。道判知縣。以糶買能否議賞罰。六請。民戶膏腴。準納賦役。七請。聽臣不時委官。任州縣盤量。八請。欲於上戶勒糶。令民自量自舉。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九請。官糶。斷可欠行。遇有調發。或米免暫科事。已而後敢先事而言。十請。仍舊以元價和買。利路諸州稅斛。十一請。總領所與宣撫司。平糶往來。其職事諸司。不得與領專責任。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則公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三十一

十四

也。公奏。此臣所總財計制司。知又畫一以聞。詔問。未見比民間和糶。有無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青賤。隨宜損益。難以豫計。詔問。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處撥。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閩州。以高價糶。商未而關外。小價科民。糶裕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且今於關外。隨宜收糶。比未視事。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糶買。通快利。閩州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此。則歲幹百餘萬。為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販。販去處。合就甚處糶買。如何般運。公奏。謂如關外四州。每歲共糶。糧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糶十八萬石矣。皆無般運之勞。詔問。人戶自量自舉。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量舉。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糶。及令民戶。以稅使。準納。糧米。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感於浮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適露。屐。裏。以告于范。火之范。亦含然。信服。連名。僕命。卒。無以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糶。且。照。年。例。施行。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故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見。一。年。明年。再。請。又。詔。

先一年蓋廷臣始為下二等請而公併編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費二百餘萬登領事克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副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副武審覈副武尋亦是公獨謂違官勸權及民賦準糧通判知縣以能否展減磨勘是三者未便詔又下公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權買官請五停三必固以請上又從之蓋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迄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疊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訖如初議克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孚維心亨象釋之曰維心亨以剛中也以孝廟之聖主於上范公之賢謀於下猶以浮言異論始疑終信非公剛實在其中其能行尚而任功乎民既樂與官為市牛車擔負千里不絕會歲大稔父老以為三十千米價不若是之賤桑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采民福以獻無慮數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黃公裳所賦漢中行罷權行二章尤為卓絕四年五月丙午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關外多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罷權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權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等奏云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繁之請盡免蜀口和權為惠尤廣乃自合平 尹卿及范公召還上首問可保其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三十一

五

父行否范曰繁以身任此事 繁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繁也其後如鹽如酒及和買布公方欲次亦無編以盡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卒詔謂措置和權能寬民力持與 水恩澤一人洪惟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勤遵憲法裁抑恩賞上自中宮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內侍潛邸雖親昵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戚亦復削去今於公乃無所吝若此某生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父兄皆獲交于公之子瑛瑛嘗以公罷權本末俾識篇端未幾又以書來曰先大人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舍是無以久其傳子為我書之按狀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剛中故事乃據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臺臺生璜璜生牧牧相趙固家焉牧之孫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秉後胡州秉之六世孫就徙江夏秉之七世孫頌徙南鄭頌生師師生固皆漢三公孫是李氏為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諱贈承事郎父取以公世朝贈朝奉郎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二子朝奉為次蚤有志節嘗游秦客大梁浮淮泗江浙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再舉于鄉尋以春秋首選權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邛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二二

教授用薦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  
 運司徽兼權道判彭州判置司徽兼權綿州及解州事會道判闕又攝事  
 改攝道判邛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差充四川類省  
 試院考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管利州東  
 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陞卅中除太府  
 少卿遷卿未受命致其任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大夫  
 以仲子瑀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任安仁會朝廷行經界法命鄭克使蜀公  
 受徽行視諸邑區劃平允人已現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白郡廣瞻養  
 之田請于朝增為送之目眉山號不易治曰此不可以力操也其為科條  
 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變重而耻犯法州米虛額而取之縣縣無從  
 出州以常賦愆期告于制置司皆毋敢自白公力陳虛額之弊帥府是之  
 不復語又嘗奏記制置使汪公應辰其畧曰今劔北諸州千里蕭然久而  
 不恤必為盜賊往年有納粟度僧與夫田契等錢詔別貯于餉所不下數  
 千萬金捐其什二三凡調夫之地皆除稅一年數州之民庶其少瘳乎四  
 路故輸餉于利汚大吏諸郡凡費六十而關外諸軍得餉僅需半直公白  
 制置使盡令民各輸正色告焉 而過五十而給軍亦如之軍民必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二

六

謂兩便時頗于勸合錢皆增于諸司大畧謂頭于錢昔者嘗取  
 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又創增十三勸合錢昔者一鈔及石貫匹兩  
 取三十錢近又買取二十今以萬緡為率分為十鈔頭于加百三十緡勸  
 合加二百緡西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  
 一出入輒取三百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十萬緡計則是二者當得百  
 六十五萬矣朝廷勤郵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  
 令數下丁寧懇惻二年于茲有司商確僅有成議夫以三百萬緡分為數  
 年對減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澀如是議者乃復設術陰取元  
 年添頭于二年添勸合一歲之中比所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  
 悟為此說者盜臣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此  
 數事亦可畧見攝道判彭州權閱月償宿逋五萬緡有奇彭之民既輸米  
 于州石五千又移輸成茂州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餉者僕吏移  
 四千九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彭民安能勝  
 此三役縣是期會稍寬登公總蜀賦乃為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  
 使請于諸司檢放振卹諸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戶而期會滋悉公謂常  
 平免役令義倉穀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散行訖聞奏公乃如令

減價出糶以價錢貸下戶仍代輸秋稅庶勿誤賠軍其奏且行又聽民以  
 茅枯易米備粥滋儲衣親衣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猶取糶於綿公  
 力陳不可又為畫補糶之策餉使行之米價頓平議者始以好名識之遂  
 明年歲在戊子邛蜀彭漢及成都間盜賊竊起而綿獨按堵然後知公之  
 見遠矣邛亂未弭宣撫司命詰盜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稅趣辦大額初以  
 八十萬緡為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  
 後康勸分然義倉二萬餘石為軍儲之外僅六十餘戶六縣之口二十萬  
 計其何以給之况民產業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糶本實  
 額內除十四五萬以見借稅之害於折估實額內除六七萬以見那錢之  
 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為盜又論邛之患三一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  
 緡應新以償舊其患無窮二曰豫借民稅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  
 餘萬則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趕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不可也凡皆  
 利病之至切者邛之蒲江鹽井歲欠百三十餘萬住者都轉運司推之以  
 制低昂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井于州以資少府私用而  
 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買亦省刑息益之一端也厥後公總司  
 賦運官覈其事日輸不過六十斤價十有四千凡減鹽十萬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十二

十七

八千餘斤為緡錢七萬五千  
 與隆簡無異總所自權州不與馬  
 公之勇於為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藍崖關者有征公為之絕禁三百萬  
 錢而小家負課者又踰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比旁近郡為夥公  
 又斥郡幣之餘為代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部寇邊公道成增餉九半  
 載而民不知役制置是公上其勞詔遷左承議郎宣撫使參政王公上其  
 敢認又遷左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刑獄使者領常平先事發廩  
 又下令蠲主客戶稅租各十之三所活至百七十萬人沈黎青羌吐蕃首  
 領奴兒結等鈔邊數百里剽殘公度九折坂戶諭而人撫之貸米粟千五  
 百石有奇耕牛犁鋤之屬萬四千有奇丞相葉公某嘗欲以權酷鸞之民  
 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之日鬻酒二十緡歲七十餘萬計三年抵產必  
 二百十萬其誰能辦此曩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僅有縣鎮六十餘所應  
 今而歸此蕩產亡身者十五六此與東南酒坊不可槩論也萬戶酒之說  
 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為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數在民間其為害甚  
 於官榷也曩者建之公攝茶馬司日詔吳挺提舉買馬且併歲市七百疋  
 公奏使歲七百而止須乎先後尤有坊茶馬司歲額况旁緣增多不止是  
 耶請為管認提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七害大畧謂乾

道三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奪御前三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績感張德遠皆以罪罷虞允文為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而命提其弊復見况兩司統買馬直必增外驕羗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雖有旨給還文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為詞從之與抑拒之與諸軍必並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關二司之際况璘護送鬻馬蕃客以防抄掠今提乃抽索吏人須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且反覆思惟無一而可吳氏雅兵再世公亦欲假是分提之權非但為馬政請也漢中久旱公委夜孜孜凡以請禱矜恤者靡微不至是時劄外九州和糴與元為多又以馬運所縣芻秣不貨公嘗匹馬行阡陌間審訪民病有媼進而言曰民所以飢和糴之病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感歎乃奏夏料宣司種皆糴而秋料宣司糴大軍糴以火傷關總領所或放免或停糴糴既不及民大悅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綿州之屯歲於彭漢綿石來省計糴糴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且綿之米價石五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公請差官就綿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嘗奏與洋等州義士并全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皆與

永樂大典卷三萬四百三十一

六

得差使今與元府都統司被以梓利州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關非法也已做陝西善利備成專法詔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邊而文州諸羗反側未定今既難以為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今守關有坪義士忠勇軍又礙近旨如此則拘違法之微文成撤備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俊吳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如一家三丁一丁為軍二丁為農或耕或戰各不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以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若屯駐在州教閱或一月一替或半月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僅於農隙教閱五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縱之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甚惜也以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并全州保勝軍未嘗差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興利義士大州忠勝軍守關看坪香上教閱請仍依久例惟中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為苟同又類此而於吳氏之專橫尤切切致意馬先是公率眉山日較都轉運司進士因策問極言久假兵柄之患忘者或持以示提提蓄憤久矣至是滋忿置公領餉事提舉奏謂軍食陳腐龍劄米蕪黑孝廟內批

九拜賜公公秦此土實不同也乃各緘標進呈上大悅曰李業曉了如此於是視之妄窮矣未三十年而曠以蜀叛士益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檄屬春秋集解又採摭群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比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漢唐詳節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為文則有騷壇武備有志丕某有蘊露碎珠有韓退之書墓式有經語提要其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榜示鼓舞集經總條畫臺備錄西憲雜記推收某山南雜記附闕備錄總所財賦源流總司雜記秦免和程錄自經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晝抄夜誦自號桃溪先生文曰桃溪集一百卷今藏于家公歷任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汪公應辰昆公公遡公武王公奕王公之望查公菴宋公似孫范公仲愷薦進人材如宋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舜臣楊公甲韓公炳黃公棠范公孫馬公覺呂公商德張公子震王公容費公士斌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類者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費公士寅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宗游公仲鴻自餘不可悉數公事母大宜人以孝謹稱母得風痺之疾扶侍者八人侵膚公以身嘗之而志其苦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無

永樂大典卷萬四十一

九

論廣酬弟兄自為知己公少人以仲子陞朝贈頤人四子重祖大老皆早卒璋用薦者改宣教州以通直郎致仕瑞朝奉大夫知滑州女一人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簽書賓州判官澤民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鳴鄉思思里甲山之原銘曰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為民我知覺民誰弱飢斯消弗存秦越瘠肥舍是非之公權利害之私匪盡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比之元靡移上序君心內格泉光外銷群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州一氣而同體者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